

HUO DAO XING QI YI

[苏]格奥尔吉·波隆斯基 著 江筠 译



活到星期一

[苏]格奥尔吉·波隆斯基 著



活到星期一

新蕾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马绍娴

活到星期一

[苏]格奥尔吉·波隆斯基

江 筠译

*

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

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3 插页2 字数56,000

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000

统一书号：R10213·435 定价：0.51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活到星期一》是一部苏联中篇小说。它以坦诚的笔墨，描绘了苏联一所中学师生们的友谊、爱情、工作、学习，以及各种矛盾冲突。它真实、自然、有趣。师生们当中发生的一系列貌似大逆不道的事件，会吸引你去探究是非曲直。你将在扑朔迷离中，学会透析事物的本领，增长知识，得到益处。

于是这张若有所思的脸，象锈了的门打开一样，费劲而又极力地微笑了……

Л·托尔斯泰《战争与和平》

星 期 四

普希金喜爱的那个秋天总是姗姗来迟——一直是“多云不见放晴的天气”。

只是到黎明前，雨才停了下来。

院中手屈一指的四层灰色大楼旁边没有一个人影——只有湿漉漉的树木和鸟儿叽叽喳喳的啼鸣……

就从这座楼里跑出两个没穿大衣的男孩。他俩缩着脖子，四处张望，抽起烟来。一个突出来的不大的台阶为他俩挡住了风，也挡住了旁人有可能投来监督他们的视线，但这台阶挡住的只是他俩的侧面。

迎面恰好有个人走了过来。这人戴着眼镜，聚精会神地低头走路，生怕陷进泥里，他的嘴角叼着一根没有点燃的香烟。

两个男孩向楼里走去，躲藏起来。

“你是怎么想的，他会看见我们吗？”其中一个又瘦又

小，长着满口鼠牙的男孩问道。

另一个耸了耸肩。

而后那个人走进了前厅。

“您好，伊里亚·谢苗诺维奇。”两个男孩不约而同地说。又瘦又小的那个认为有必要说明他俩没去上课的原因。

“是派我们出来找清洁工的，可是哪也不见人影。”

“你们有火柴吗？”这人边擦擦脚边问道。

“火柴？没——我们不抽烟。”

那人便到教师更衣室去了。

“本该给他才对。”另一个男孩说，“他是象个普通人一样正经问的嘛。”

又瘦又小的男孩满有生活经验地提出异议：

“可有谁知道他呢？一方面是个普通的人，另一方面可又是一位老师……咱们还是走吧。”

天花板下，一只受了惊、羽毛竖起的乌鸦四处乱飞。它被这场围追堵截、这片喊声和无数只伸张过来的手，吓得满屋乱窜，不时地撞击到天花板。它艰难地扑打着疲惫的翅膀，试着落到了黑板的突沿上，垂下了羽毛……这里很容易被人抓着，于是它又换了个地方，落到高一点的罗蒙诺索夫^①肖像上。

年轻的英文教师惊呆了，她不知所措，没法上课了！……学生们欣喜若狂，再也难于平静下来，即使大声喊叫也

^① 罗蒙诺索夫（1711—1765）俄国第一位具有世界意义的自然科学家、诗人、语言家和教育家，莫斯科大学的奠基人。



压不倒他们嘈杂的声音……师道尊严全没了！她的眼里浸满了泪水。

“墩布，快拿墩布来！”

“怎么它不叫呢，莫非是哑巴？”

“切列维奇金娜，你向来是带早餐的，把面包拿来吧！”

“它一会儿就会吃的，你等一等！先让它清醒一下！”

“娜塔利娅·谢尔盖耶夫娜，‘乌鸦’英文是怎么说的？”

“这时你倒想起了英文！这就该谢天谢地了……”

“到底怎么说呀，娜塔利娅·谢尔盖耶夫娜？”

“是crow。”

“喂，克一罗鸟，克一罗一鸟，克一罗一鸟!!!”

“它应该衔一块抹布！值日生，抹布呢？”

“‘多么美丽的羽毛！多么漂亮的鼻子！当然，是一副天使般的……’①”

“嘿，你还能背诵古典名著呀，那你就背诵吧！弟兄们，楼梯底下有白灰。咱们用白灰吓一吓它好吗？”

“它会吓死的。”

“克一罗鸟，克一罗鸟！”

全班几乎是异口同声这样喊叫着。面对这些极端兴奋的恶作剧的脸，这些汗流满面的哈哈大笑的脸，娜塔利娅·谢尔盖耶夫娜简直是眼花缭乱了！这时不知是谁已经拖来了一把墩布，大家相互争抢……乌鸦缩成一团，闭上眼睛，倒退着……

“够了！别再吓它，它是有生命的！”娜塔利娅·谢尔

① 俄国作家克雷洛夫寓言“乌鸦和狐狸”的片断。

盖耶夫娜突然喊道。其实她正噙着眼泪，准备说的完全是另一番话。她是想说说学生们这些恶作剧的脸，是想说说要请家长，并给他们最严厉的处分……

她从留级生瑟罗米亚特尼科夫手里猛地夺过墩布，塞给一个女生：

“你们都是野孩子，是吗？丽塔，把墩布拿走！”

然后她站到椅子上，在气氛稍缓和的时候，伸手去够乌鸦：

“别怕，小傻瓜，我们不会把你怎的。”

孩子们赞叹地交换着眼色：这个新来的英文老师，看来还挺随和的！

……一个男孩早已对这场同乌鸦的胡闹感到烦腻了。他是根卡·舍斯托帕尔。他长着一对不大和善的黑眼睛，由于先天不足，身材矮小。他敞着上衣，双手插在口袋儿里，象弹簧似的神经质地动弹着。

他随着手拿墩布的女生走出教室，来到空荡荡的楼道里。

“看怎么收场吧！”这女生愉快但却担心地说到这场胡闹。

她瘦瘦的，干净而又漂亮，长着一双绿色的眼睛，她叫丽塔·切尔卡索娃。

“怎么收场呢？”根卡心情忧郁地问，“都想推脱责任，如此而已。”

“可这会是誰干的呢？我都没看见这乌鸦是从哪飞来的。”

“那可不应该。”根卡毫不掩饰地仔细端详着丽塔。别的姑娘谁也比不上她，她是深知这一点的，因此她的举止总

保持着一种女王般的尊严，从不露声色，明眼人自然是会看出来的。

“不该没看见。你是班委，人家是要唯你是问的。”

她漫不经心地向上吹了口气，撩开了垂到眼前的一缕头发，想回教室去了，但根卡用后背靠在门上挡住去路。

“‘这是多么好的同学呀’，”他轻轻地唱了一句，“‘见到她就会哑然无语’。”

“让我进去，喂！”

“上面分析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的时候，”根卡冷淡地说，“你可以说乌鸦是我带来的。”

“你？！你真是大好人。”她不胜惊讶，“我的英语荒废了许多，两次提问都没答上来，今天也肯定是要羞红脸的。”

“我的乌鸦非常聪明，它看出了这一点。”根卡望着天花板，暗示地说，“那好吧，你进去吧，不然你那位保镖又要担心了。”他是用另一副低沉的挖苦的腔调说道。

“是因为你吗？”她用目光对他打量了一番就回教室去了。根卡舒了口气，也跟着进了教室。

娜塔利娅·谢尔盖耶夫娜依然站在椅子上，喃喃自语：

“要是这样，它是不会轻易到手上来的。应该拿点面包放在书上诱它——有面包吗？”

“怎么没有！切列维奇金娜！”这是科斯佳·巴季谢夫大声回答。他是个穿一条得克萨斯长裤的英俊小伙儿。就是被根卡称为丽塔的保镖的，丽塔也真的站到了他身旁。他俩还是同座呢。一般来说，他俩友好——是合情合理的。大家

都觉得很自然。

身材苗条的切列维奇金娜早已拿出了准备好的一塑料袋的面包片。她手伸进去就掐了一小块面包。

“最大的肉类托拉斯赐给乌鸦一块肥肉。”米海采夫朗诵道，他可算是对眼下这紧张气氛最热心的人了。他从丽塔手中夺过食品袋，“别吝啬了，你该珍惜人格！”

全班仍然是乱哄哄的。

伊利亚·谢苗诺维奇·梅利尼科夫，就是我们看见走进校门的那位历史教师，在廊道里走着。

这是个消瘦的大脑门的人。长着银白的额发。他那张总爱讽刺人的嘴和近视眼给他的面容增添了几分傲气。但只要他一摘下眼镜，那双眼睛便显示出孤苦伶仃和痛苦的表情。他很有点象格里鲍耶陀夫^①。

九年级三班的喧闹声使梅利尼科夫住了脚。他往屋里看一看，因为从新学年起他就是这班的班主任了。

他所看到的正是异乎寻常的场面：全班都高兴得发狂，女教师显然忘乎所以地站在椅子上，身边还围了一圈学生，没有一个坐在课桌旁，天花板上六个半圆形的灯罩全都以几乎是最大的振幅可怕地摆动着！

梅利尼科夫大敞开门，一动不动地等待着。他在观看，在揣摩。

^① 格里鲍耶陀夫（1795—1829）为俄国剧作家。也是面目消瘦，近视眼，大脑门。

大家都在原地愣住了。男孩也不再咀嚼从切列维奇金娜手里充公来的面包片了。

娜塔利娅·谢尔盖耶夫娜先是呆住，而后又怕又羞，无地自容，甚至忘了该从椅子上下来。

梅利尼科夫懂了，现场表明，这里不是两个成年人，而是只有他一个。孩子们一面回头看着他，一面急忙摸着回到自己的书桌旁。娜塔利娅·谢尔盖耶夫娜笨拙地提着裙边，从椅子上爬下来。

只是现在，当大家闪出一条路的时候，梅利尼科夫才看见了乌鸦。这乌鸦仿佛是在故意引他注意似的，飞离了罗蒙诺索夫肖像，落到教具柜上。许多学生都忍不住噗哧一笑。

“伊里亚·谢苗诺维奇，您知道吗……”娜塔利娅·谢尔盖耶夫娜涨红了脸开始解释，“我刚才在黑板上讲授新的词汇，一切都很正常，很安静，突然间飞出了这只乌鸦……我没弄清是谁带来的，也许是它自己。”

“自己——自己，这可能吗?! 是来取取暖吧。”梅利尼科夫看了看关着的窗户，嘲讽地打断了她的话，“何必要在我面前为自己辩护呢，全班都前所未有的活跃起来，您同他们又打得如此火热，大家全都兴高采烈，我又何必干涉呢? 我不管了。”他转身走了出去。

教室里响起了偷偷的笑声，而后稍静了静——有的强忍住了激动的好奇心（她现在该怎么办呀!），有的深表同情（她毕竟还是个姑娘……）。

“是真的吗，您曾经是他的学生?”根卡问了一句，很

感兴趣地观察着她。

她没有回答。紧闭双唇，茫然地站了一会儿，又忽然跟在梅利尼科夫身后跑了出去。

在空荡荡的走廊里追上了他。

“伊里亚·谢苗诺维奇！”

“啊！”他站住了。

“您何必这样，伊里亚·谢苗诺维奇！是的，我错了，我象个最大的傻瓜，干了蠢事，但是您可以帮助我嘛。”

“帮什么？既然您需要他们的爱——他们又因为您而欣喜若狂……然而一旦威信……”

“您现在不需要他们的爱吗？”

梅利尼科夫冷冷一笑。

“这种爱法不是好事。您别让他们骑在您的头上，要保持距离，注意分寸！为的是日后不至于再哭鼻子。可惜我不能帮您的忙，因为我从没逮过乌鸦！”

为什么她在他的目光下，面颊涨红？为什么她象士兵一样，向后一转，几乎是跑着走了，同时还感觉到这种目光在盯着她的背后。

在教室里她遇到的当然还是那种围猎乌鸦的胡闹。于是便采取了“保持距离”的做法。

她冷漠地以威胁的口吻对学生们说：“Silence! Take your places”^①，吓得学生们立刻坐下，并且都提心吊胆地注视着她。她走到窗前，打开第一扇窗，在开第二扇窗

① 安静：各就各位。

时，耽搁了一会儿，因为插销不好拔。

“要把它扔出去！”丽塔·切尔卡索娃出声地猜测说。

“但愿它能惊飞起来！”黑头发黝黑皮肤的米海采夫小声说道。

英文教师背向学生站着。趁她还没扭过头来，一切动作都还来得及。于是科斯佳·巴季谢夫稍稍瞄了一下使用力把一块抹布朝乌鸦掷去。但他掷得又猛又准，以致大家都惊叫了起来，因为这块又湿又沉的抹布扑打在乌鸦身上，把它打了下来，这倒反而帮了老师的忙。

老师随即抓住这团全身抖动的玩艺儿，往窗外一扔。

全班鸦雀无声。

娜塔利娅·谢尔盖耶夫娜砰地一声关上窗子就飞快地一本本、一篇篇地翻起她放在桌子上的课本和教案来。

“妈妈曾对我说过，打死鸟是不对的。”超龄生瑟罗米亚特尼科夫闷闷不乐地说。

“用不着审判，也用不着定案。”米海采夫补充说。

娜塔莎^①抬起那不听使唤的手在黑板上写起新课的单词。但班里还在骚动。

“娜塔利娅·谢尔盖耶夫娜，这可是四层楼呀！还用抹布裹着呢！您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娜塔利娅·谢尔盖耶夫娜！”姑娘们急了。

她想再上英文课已是枉费心机，只得一再地敲桌子，一

① “娜塔莎”为“娜塔利娅”的小名。

再说：“Stop talking! Silence, please! ①”这都无济于事了。

当学生们尚未弄清自己的行为是否越轨时，这句外国话惹他们生气了。

根卡一言不发，愤激而严肃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。而他那位对手科斯佳·巴季谢夫此时却气得脸色绯红，说起俏皮话来：

“追悼会现在开始，死者为人民的教育事业献出了生命。”

“巴季谢夫，Shut up! ②”女教师严厉地喝道。

“也许，没摔死吧？”不知是谁这么推测。

“我下去看看，可以吗，娜塔利娅·谢尔盖耶夫娜？就去一会儿。”瑟罗米亚特尼科夫自告奋勇地说，还没说完竟站起身往外走了，“甭管是活的还是死的，我都拣回来，好吗？”

娜塔莎一把揪住他的袖口：

“回去！”

一天的课程结束了，校园里空了。只有俄语兼文学教师斯维特兰娜·米哈伊洛夫娜在埋头批改作业，她那粗大的铅笔字留在一页页的本子上。

她忽然抬起头，困惑不解地倾听着：是音乐——动听又伤感的音乐，校园里罕有的音乐。

斯维特兰娜·米哈伊洛夫娜用铅笔把练习本合上，站了

① 别说话了！请安静！

② 住嘴！

起来。一股好奇心把她带到楼上，带进了大礼堂……她轻轻地往里面走。礼堂没有开灯，空洞洞的。她走到近前，终于看清了：台上钢琴前坐着梅利尼科夫，他在为台下的空椅子演奏呢。

“原来是这位神秘的浪漫主义者！”斯维特兰娜·米哈伊洛夫娜温情脉脉地嫣然一笑。

梅利尼科夫浑身一抖，从键盘上撤回了手。

“啊不，您弹吧，弹吧，我很乐意听您演奏。我只是不喜欢这昏暗的光线，我开灯好吗？”不等回答， she 就把天花板上所有的灯都打开了。“啊！这完全是另一种情绪了。您刚弹的是什么曲子？”

梅利尼科夫吁了口气，但还是答了话。

“格里格^①的《孤独的飘零人》。”

两人都沉默了片刻。

“是啊，”现在轮到斯维特兰娜叹气了，“真正懂得音乐的人并不多呀。”

她停顿了一下，期待着梅利尼科夫接过她的话茬，但他没作声，只用手指偶而触一触键盘。斯维特兰娜自己接着说：

“我经常强调：我们不该只陷在自己的科目里瞎忙。接触面应当更广泛些，对吗？凡是可能涉及的知识，都要多方面地猎取！只有到了那时，人们的生活内容才会更丰富……如果好好想想的话。”

梅利尼科夫彬彬有礼地表示同意：

^① 格里格（1843—1907），挪威作曲家，是挪威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。

“如果想一想——当然。”

“可是我想顺便问问：您怎么不急着回家？不想家吗？”
对这意味深长的提问，梅利尼科夫却看得平淡无奇：

“下雨了。”

“下雨了？”她表示怀疑地反问，“噢，当然。”
话谈得不大投机。

“‘我们城里下雨——’”斯维特兰娜以聪慧有神的目光和暗含忧伤的温情望着梅利尼科夫，小声哼了一句，“‘这雨昼夜不停……’”

他用一个指头轻轻地为她伴奏。

“‘你莫等待我的诺言……啦一啦一啦一啦一啦……’”

突然，灯全熄了。只在玻璃门外留下一点光亮，清洁工提着水桶从门旁走了过去。可能这就是她给的暗示，意思是说：唱着你们的抒情诗瞎摸去吧……

“我从前就演唱过，”斯维特兰娜急忙打开话匣，“那是一种爱好！战后我曾在七年制中学工作，在平扎省，当地还请我给省电台录了音。不知什么地方，至今还保留着那盘带子呢。”

“要是能听听就好了。”梅利尼科夫说。

“您真想听？”斯维特兰娜精神为之一振。

“比如，大休息时在我们广播站放一放。”他冷酷无情而又不动声色地开了个玩笑。

斯维特兰娜眼神暗淡，情绪沮丧了，之后，她终于战胜了这瞬间的软弱，要求道：